

自有后来人

读张劲松短篇小说《票房子》有感

□冯伟山

再读昌乐县作家张劲松的《票房子》，还是忍不住暗暗叫好。

写地下党的小说很多，大多写得正气凛然，即使慷慨赴死，也昂首挺胸、义正言辞，完美地诠释了正面人物的“高大全”形象。而作者笔下的地下党员老朱，却是一个在火车站干票房子的人，普普通通，自始至终都在闷头做他的工作，直到被国民党保安团杀害也没闹出多大的动静，更谈不上悲壮。作者会编故事，不直白地讲出来，而是悄悄地埋进小说细碎的故事情节中。如军用火车经过时，他老去数那些车匣子，还会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，睡觉时小本子也贴身藏着；又如一趟蒙着绿篷布的火车停在刘家店车站的那晚，老朱突然不见了，后来人们听到枪声大作，早起一看，附近地里的玉米被机关枪齐刷刷扫倒了一片……这就是文学叙事中的铺垫，看似闲来之笔，其实非常重要。这些平静海面下涌动的暗流，一点点聚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，让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更加内敛、沉稳，文字也有了更深的意蕴和张力。

俗话说：有理不在嗓门高。小说中没有专门刻画老朱的地下党形象，甚至一句也没有，但老朱机敏、负责、勇敢的地下党形象已然死死地嵌入了读者心中。小说的主题，好比是人生的骨架。而故事情节，则是附着在骨架上的血肉。好的故事情节，会让血肉更丰满，更富有质感和弹性。而故事情节，是作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敏锐的观察所得，抑或通过与人聊天或从电视、报纸中得来，天长日久，就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。作者当时写作的年龄与小说中的故事背景差了半个多世纪，但他依然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，对故事环境、人物心理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让人置身其中，犹如生活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不能自拔。

票房子里就老朱和于六两个光棍，不免无聊和寂寞，尽管车站上经常有一些乞丐挤进他们的生活，日子还是如一潭死水。作者就让“老朱家里的”进入了他们的生活，活生生的一个女人，让老朱的小兄弟于六有了躁动和不安，更让劲松的文字有了足够的味道。这是小说的虚构，却是生活的真实。女人是小说中的一个“道具”，老朱以她为掩护，安全地完成了一些秘密革命工作，了无痕迹。除此，她也是对于六人性的一次检验。于六喜欢女人，老朱和女人回东北时，他甚至钻进老朱夫妻睡过的铺上，仔细闻闻哪是“老朱家的”用过的枕头。可老朱牺牲后，“老朱家的”曾示意于六去她的铺上睡，却被拒绝了。这是哥们义气，也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的气度和担当。老朱是千千万万地下党中的普通一员，活得卑微却有坚定的革命信念。不怕流血牺牲，解放全中国，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，这种信念让他在现实生活的历练中逐渐成熟起来，意志更加坚强。加之老朱自身的正气和善良，十年来一直影响着于六，最终让他投身革命，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“老朱家的”一个命运多舛的穷苦女人，没有为自己的私生活牵绊于六，而是支持他参军，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，不能不说与老朱的影响有关。这点难能可贵，是《票房子》中人物性格塑造的必然，也是作者自己人格魅力的完美体现。

《票房子》写得沉稳大气，跳出俗套，以票房子为切入点，在普通琐碎的生活中把地下党员老朱的形象一点点提升，完成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文章结尾写道：“刘家店票房子的女人端坐在如烟的四季里，等她的丈夫，等她的六兄弟，等她开往东北的火车。”读罢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感慨万千。淡淡的酸楚里，是无尽的希望。是啊，希望有了，胜利就近了。

冬月又闻蜡梅香

□赵公友

在院子的西南角，种植了一株蜡梅，是十多年前乔迁新居时一位好友相送的，如今已有碗口粗细了。

蜡梅不负众望，年年盛放。寒冬腊月，万木萧瑟，唯有它在寂寞如风的日子做寒绽放，以不屈的生命力，独领冬日风骚，成为小院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。

前几天读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，其中一篇文中说在春节期间，蜡梅常被用来装饰家中，增添节日的气氛。那登树折枝插瓶的情景，仿佛展现在我的眼前。而我从未做过登树折枝插瓶“岁月清供”之事，一味地任院中的蜡梅默默地开满枝头，默默地馥郁溢出院外，最后默默地任其花落成泥。

那蜡梅如一位冬季里的孤勇者，让我心生敬意。因为敬便好奇。因好奇，便欲究其源。据王世懋《学圃余疏》考证，在宋神宗熙宁年间，王安石曾写有咏黄梅花似蜜蜡，遂将它命名为“蜡梅”，说它“香气似梅，类女工捻蜡所成，因谓蜡梅”。由此蜡梅名噪一时，鼎盛于京师。而古籍《礼记》上说：“蜡也者，索也。岁十二月，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。”古代十二月的一种祭祀就叫“蜡”。因当时岁暮为举行大祭祀之月，故农历十二月就叫腊月，而蜡梅开于腊月。

小院里的那株蜡梅，每每迎寒而开，尤显高洁、优雅与珍贵。它没有辜负每一个来临的冬季，适时而开，繁花满枝。有时，我特意夜晚寻觅它月光下的疏影横斜，轻嗅触摸随风倏忽飘逝的暗香浮动，在朦胧的诗意中独享一段时光；有时，我刻意寻一片午日的阳光，细观它的精致与小巧，倾慕花瓣的薄如蝉翼带来的美妙，陶醉在一树“未容莺过毛先类，已觉蜂归蜡有香”的景致里。

每个醒来的冬日早晨，蜡梅树身旁冬青的绿冠上都堆满了繁星般的霜花。在泛着白霜的冬青映照下，盛开的蜡梅，更显得晶莹剔透，格外亮眼。轻嗅一口蜡梅之香，一呼一吸之中，心内的浮躁得以沉淀，心脾得以俱清，心旷神怡。

蜡梅，是诗人笔下的念，一缕诗心，穿时空而来；蜡梅，是画家笔下的魂，一缕幽香，携风而过。每一次闲步院中，心中总是禁不住涟漪顿生，因它的芬芳而摇曳。

我喜欢蜡梅，不仅仅是因为寄托着好友的情谊，而更多的是敬佩蜡梅所蕴含的品质。他说我们要以蜡梅为师，希望都成长为一个具有蜡梅品格的人。自此以后，我视这株蜡梅为良师益友，参悟其精神与品格，以自省、自勉、自励。

“一花香十里，更值满枝开。”我又一次静静地望向窗外，感叹着蜡梅花温柔着枝头的清冷，回味它添一抹亮色给天空的情，体悟它留一缕香气给人间的义。那神韵，悠远深沉，漫街过巷，缓缓飘荡，为冬月添彩，给岁月留香。

母亲的“百宝篮”

□周衍会

儿时，最大的诱惑是家中房梁上吊着的竹篮。

记忆中，那是一个神奇的篮子，在我们兄妹三人生病，或者哭闹时，母亲总会变魔法似地从里面摸出一片饼干或桃酥，甚至还有苹果、桔子什么的。当然，家中所有好吃的，母亲都会放在里面，包括白面馒头、猪大油、煎的咸菜饼子……篮子吊得很高，大人也得踩着凳子才能够到。因此，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，无论有多馋，也只能望篮兴叹。彼时，家中条件拮据，有点好吃的总舍不得吃。据母亲说，我小时候体弱多病，偏偏又挑食，五六岁时，比同龄孩子要矮一头。母亲就想方设法让我多吃饭，但那时孩子多，挣的工分少，天天吃地瓜和玉米面饼子，就咸菜疙瘩。但玉米面饼子太粗糙，地瓜吃多了泛酸水，我总是难以咽下。为哄我多吃，母亲提条件说我只要吃一块玉米面饼子，就奖励一片饼干。以至母亲生小弟那年，因我得了肺炎，母亲坐月子的鸡蛋、白糖等营养品，也大半进了我的肚子……

光阴如水。房梁上的篮子，就这样陪着我们渐渐长大。直到有一天，篮子消失不见了，生活慢慢变好了，我也长得又高又壮。而上了年纪的母亲，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的，都是年轻时不顾惜自己的身体落下的病根。

一次，母亲过生日，饭后一大家子坐在沙发上聊天，妹妹说起当年吊在梁上的那个篮子，说小时候里面总有好吃的，每次只要回家看到篮子，心里就是欢喜的，就总想着好好表现，或者装病，以便让母亲踩着小凳，去篮子里摸东西。妹妹说，母亲的那个动作是她记忆中最美的一幅画面。妹妹还开玩笑说，母亲那时偏心，有好东西总留给哥哥吃。

谁知母亲听了，轻轻笑了，说：“当时哪有那么多好东西，我记得逢年过节剩下的刀鱼头，不舍得扔，剁细了，加点面粉煎得两面焦黄，就是美味了。而大多时候那篮子里面是空的，顶多我在里面放些咸菜饼子，上面盖上包袱，让你们以为里面一直有好吃的。这人啊，一有了盼头，才能多吃饭，身体才棒……”

母亲说着说着，竟有些伤感起来，说：“你们可能不知道，那些年看到你们生病，我经常掉眼泪，你想想，连点好吃的都管不起孩子吃，还总得哄着、骗着你们，我这当妈的也太失败了。”

我和弟弟、妹妹面面相觑，一时倒不知该说些什么了。原来，我们眼中母亲的“百宝篮”，终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竹篮。而在篮子的背后，竟还有这么多故事，承载着母亲的无奈和良苦用心。

成长的岁月中，母亲的哄和骗也是一种爱啊！就在这哄和骗中，我们不知不觉长大了，而母亲却一天天老了。